

鸽子哨

GEZISHAO

袁大举 付宁 原著

梁苍泱 改编

走近老北京四合院人家的曲折人生

走出尘封伏谷、前路如煎的时代禁锢

走向满目荆棘却放眼春天的开阔大时代

迷茫、挣扎、奋斗、沉沦、觉醒，何处始止？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鸽子哨

GEZISHAO

袁大举 付宁 原著

梁苍泱 改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鸽子哨/袁大举, 付宁著; 梁苍泱改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251-253-5

I. ①鸽… II. ①袁…②付…③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1526 号

鸽子哨

原 著	袁大举 付 宁
改 编	梁苍泱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253-5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小说人物简介	1
第1章 地动山摇	3
第2章 风云突变	16
第3章 平地波澜	28
第4章 左右为难	38
第5章 桑之落矣	48
第6章 盈盈一水	58
第7章 珠联璧合	69
第8章 分道扬镳	78
第9章 生财有道	88
第10章 覆水难收	99
第11章 峰回路转	109
第12章 在水一方	119
第13章 流水不腐	130
第14章 乌鸟私情	141
第15章 回心转意	152

第 16 章	更上层楼.....	163
第 17 章	开张大吉.....	175
第 18 章	渐入迷途.....	186
第 19 章	后来居上.....	198
第 20 章	果入歧途.....	209
第 21 章	各寻前程.....	219
第 22 章	曾经沧海.....	228
第 23 章	执子之手.....	240
第 24 章	怀才无用.....	251
第 25 章	迷途难返.....	262
第 26 章	曙光微现.....	274
第 27 章	海市蜃楼.....	286
第 28 章	东窗事发.....	298
第 29 章	危机四伏.....	310
第 30 章	各行其是.....	322
第 31 章	如人饮水.....	334
第 32 章	终成眷属.....	347
第 33 章	尘埃落定.....	359



小说人物简介

本小说主要发生在北京城某胡同的小四合院中，叙述的是四合院中四户人家尤其是四位年轻人在走出禁锢、走向开放的大时代中奋斗、挣扎、迷茫、徘徊、沉沦和成功的故事。

人物简介如下：

四合院北房住户

唐老头——四合院房主，老“资本家”，老伴在“文革”中亡故，见多识广，洞察人事，是一个智者。

四合院西房住户

秦奶奶——老居委会主任，后来因患老年痴呆去世。

生子——幼年失怙，母亲改嫁，与秦奶奶相依为命，与唐老头亲如爷孙，最大爱好和愿望是养鸽子，人生经历坎坷。

瑛子——不知其亲生父母，受后爹后妈虐待，童年艰辛，有些野蛮，但粗中有细，聪明能干。后遇生子，两人结合，育有一子。

四合院东房住户

米老师——知识分子。妻子早逝，孤身拉扯一双儿女。喜与人辩论，爱掉书袋，死要面子，有些口无遮拦，有点小资情调。

米晓菊——米老师女儿。漂亮迷人，精明强干，自尊心强，敢于追求，思想开放。很早带着生子下海干个体，在商海摸爬滚打多年，逐渐沉沦，经历亦很坎坷。

米晓书——米老师儿子，米晓菊弟弟，清华大学高材生。睿智有见识，从国家机关下海，历练打磨后颇有成就。

四合院南房住户

杨师傅——工人。忠厚老实，善良温存，常受老婆的气，和邻里关系良好。

杨大妈——居委会主任，坚定的左派。内心柔软，但阶级立场鲜明，刁蛮刻薄，有点不可理喻，与米家势不两立，多有龃龉。

杨燕平——杨家儿子。有抱负，有理想，肯刻苦，能钻研。北大荒插队知青。回城后醉心文学，但梦想被现实击溃。后亦下海，有所成。与米晓菊自小青梅竹马，但诸多磕碰与误会，感情之路艰辛。

杨燕红——杨家女儿，燕平妹妹。美丽善良，但有些懦弱。与生子、晓书自小相交，情深爱笃。有一次失败婚姻，但得晓书不离不弃，加之自身努力争取，终得良缘。

其他主要人物

宝成——胡同小混混，人品不端，行为恶劣，是生子和晓菊坎坷命运的一个推手。

萌萌——晓书大学同学，活泼可爱，钟情晓书，助其创业。

建国——燕平北大荒插友，后给燕平极大帮助。

刘总——钟情晓菊而不得，也是生子和晓菊坎坷命运的一个推手。



别穿了，您不要命了。”晓菊阻止他，可是米老师死要面子，非要回去。“我去！”晓菊见状拉住米老师，自己跑了回去。

其余人跑到胡同口。胡同口早已人声鼎沸。邻居们都出来了，一个个狼狈不堪，有穿着裤衩光着膀子的，有裹着花被单的，有人已经受了伤。一个老头拎着一只鸟笼子，一个男人攥着一只大茶缸子，一个孩子摔了一跟斗，哇哇哭了，一片嘈杂。

生子把奶奶放下，穿上鞋子。晓书没看到晓菊，得知是给老爸回去拿衣服，就心急火燎地埋怨米老师：“为了你那几件衣服，把我姐命都给丢了！”说着就要跑回院里。只见晓菊拿着衣服出来了。晓书欣喜不已，米老师连声催促：“快把衣裳给我，主要是裤子。”

晓书很有些不满地说：“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假斯文。”“那我也不能不穿衣服啊，赤身裸体的成何体统。”米老师边穿衣服边辩白。

晓菊心有余悸道：“顶棚都掉下来了，要不是我窜得快，为了您的体统，我就捂里头了。”说着把两件衣服递给了晓书和生子：“都穿上点，生子穿上！”

生子不穿，晓菊有点不高兴：“少废话，穿上！留神光膀子着凉。”

两人正争执不下，只听杨大妈招呼起街坊来：“大伙都出来了吧？都没伤着吧？”话音未落，一声巨响，有房子倒了，随之传来一片哭声。

“哎哟，我唐爷爷还没出来呢！”生子惊呼着扭身冲回院子。燕红和晓书想跟上，被杨大妈和米老师分别抱住。两人正挣扎着，又听轰然一声，北房坍塌了。

大家惊呆了。秦奶奶瘫在了地上嚎啕：“生子，我的孙子啊！”

燕红、晓菊都哭了，凄厉地喊着生子的名字。晓书挣脱开米老师，喊着生子冲向院子。只见烟尘里，生子灰头土脸背着唐老头摇摇晃晃出来了。

众人惊愕地跑向生子，生子放下了唐老头，瘦小枯干的唐老头还在发懵，惊恐地看着邻居们问道：“这，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你老小子命够大，要不是生子，你就给埋里头了。”米老师没好气道。

“爷爷，您没伤着吧？”生子用袖子擦去了唐老头脸上的尘土，给他掸着衣服。唐老头表示没事，奶奶却吓得手都有点抖，摸着生子道：“哎哟，孙子，你可吓死我了。”

“奶奶，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生子笑着安慰，燕红给生子掸着头上身子上的土，抽噎着说：“你，你都吓死我了。”生子吃惊地看燕红：“燕红，你怎么哭



了？”燕红红了脸，别过头去。晓书捶了生子一拳：“贼大胆你，我还以为给你捂里头了。”

突然生子想起了什么，大呼：“坏了，我鸽子别捂里头，我把我鸽子忘了。”说完转身就跑。“生子你又干吗去？”“你不要命了！”众人大呼。

二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胡同恢复暂时的平静，除了风中的树叶，什么都停止了晃动。胡同被尘雾笼罩着，远处的火光映红了夜空。

“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东经118.2°、北纬39.6°，发生了强度里氏7.8级的强烈地震，震中烈度11度，有感范围达到14个省、市、自治区，相当于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地震专家预计，近日还会有强度不等的余震……”出来躲难的胡同居民听着收音机里的消息，唉声叹气，议论纷纷。“唐山完了。”唐老头叹了口气。米老师更是连连摇头道：“这大龙年是怎么了？这么多灾。唉！这就叫人祸未了天灾又至。”

“谁说怪话呢？什么人祸天灾的？谁说的？”米老师话音未落，一个尖利的女声即刻传来，原来是杨大妈怒目圆睁地瞪着他们，“跟这时候说怪话，散布对国家‘文革’的不满，你们俩谁说的？”

唐老头一看吓坏了，米老师假作镇定辩解：“我们俩说的？唐老头，你说了么？我可没说。”杨大妈刚要说话，一个女邻居跑来说自己孩子脑袋开花了，杨大妈忙叫她捂着孩子的伤口上医院。“黄大嫂你们家没事吧？孩子姥姥没伤着吧？七子，你那没出满月的儿子留神别受了风，坐月子的媳妇也别着凉……”杨大妈挨个叮嘱着，她身边忧心忡忡的邻居越聚越多，七嘴八舌地向杨大妈讨主意。杨大妈信心满满地说：“大家都别慌！照顾好孩子和老人，等政府指示下来，政府让咱们怎么着，咱就怎么着，政府会有安排的！”

这时，生子安顿好鸽子过来了。奶奶埋怨他不说不一声就去忙，晓书笑话他说：“都这时候了还惦记着鸽子，再说也不是什么好鸽子。”

生子有点不高兴：“你丫别以为就点子、乌头是好鸽子，要说飞得漂儿，还得是大楼鸽。”晓书说：“你还是先顾小命吧，听人说，咱这家都回不去了。”

“是吗？谁说的？”生子追问着，杨师傅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叹口气说：“这天可上来了，我看今儿得有大雨。”

生子慌了，“我奶奶可不能淋着，要不我和奶奶先回去吧，我估计震不

了了。”

杨师傅立刻阻止：“胡闹！万一再来个余震，你麻利能跑出来，你奶奶出得来吗？”

“那您说怎么办？”生子有点着急，奶奶说话了：“家是回不去了，这不是一两天的事，说不定十天半个月都回不去了。”

“秦奶奶，您意思是……”

秦奶奶毕竟是见过世面，一板一眼地说：“要我说呀，咱胡同外头，要盖教育部宿舍的那片空地，是个好地界儿，趁眼前还没震，各家都赶紧回家鼓捣出点竹竿木料塑料布什么的，还有干粮，赶雨前头搭个棚子，好歹有个待的地儿。”

杨大妈一听马上表示支持：“对对对，秦奶奶说得对，还有铺盖，锅碗瓢盆生活用品，能拿多少拿多少，大家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居民们马上响应杨大妈的号召，空场上没多久就挤满了人。大家都跑到这里占起地方，准备搭地震棚。黑压压的云就像垂在他们头顶上。

四合院的居民们忙得汗流浹背，杨大妈带着居委会的几个红箍老太太在人群中穿梭着，传达着上级精神：“老街坊们，近期还有余震，政府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协作、邻里一家、自力更生的精神，采取临时措施避震减灾。政府的救灾物品这就发下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天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米老师听了，不以为然地望着天嘀咕道：“胜利倒是必然的，可眼瞧着咱就成落汤鸡了。”

天上乌云翻滚，风过阵阵，明显是大雨的前奏。

这时候，出去采办油毡的生子和晓书蹬着空自行车回来了，西四、西单和菜市口的山货店都没开门，一片油毡也没见着。

一旁下了桩的杨师傅急了：“没有油毡，我这儿立一个空架子有什么用？”

“油毡油毡……”晓书琢磨着，“哎！有一个地方有。”

“哪儿？”

“房管所啊，我亲眼见着过，挨着墙一卷一卷的。”

生子一听拉过晓书就往房管所跑，燕红跟了上去。岂料他们吃了闭门羹。房管所将所有人都拦在了门外，“我们库房里没多少油毡苫布，让我们给谁、不给谁？再说我们还没接到上头指示，没权力现在发放东西……大家回去等等吧！政府会统一调拨救灾物资的，东西一到我们就通知大家。”房管所的人冠冕堂皇地回绝了所有人急迫的请求。生子有点泄气，晓书忽然眼珠一转，带着生子和燕红朝旁边一个胡同趔摸过去。



胡同一侧正是房管所库房小院儿的高墙。“就是这儿，墙后头就是，油毡就放在这儿。”晓书神秘兮兮地说。生子在确定该信息的准确性之后，就踩着晓书的肩膀爬了进去。果然，院子里什么都有，生子用力抽出一卷卷油毡，心花怒放。

燕红在外面埋怨晓书：“唉，晓书，你说咱这算不算偷呀？你就不教生子好吧！”

晓书说：“别说傻话了，你放心，没事！”燕红还想嗔怪。只听生子在墙内招呼：“嘿！我就往外顺，接着点！”

说着，一卷卷油毡被扔了出来。晓书、燕红忙不迭地接着。大约接了十来卷，晓书觉得够了，就抱起一卷油毡，一只脚踩在了油毡上接生子出来。回头却看到了二十多岁的胡同流氓宝成，他带着俩小子正好经过这里。

宝成哼了一声：“小子，够贼的，抢老子前头了。”

晓书胸脯一挺：“宝成，你干吗？”

“干吗？这油毡姓陈了。”说着他吩咐手下，“扛走！一卷都别剩。”

“你不能拿走！你给我放、放下！”晓书揪着油毡不撒手。

宝成笑了：“嘿，小四眼，怎么着，反了你了，还想跟我较碴呗。”

晓书有点心虚说：“你讲理不讲理？你想要也得跟我们商量，你不能都拿走啊。”

“讲理？行，我就跟你讲讲理，去你妈的！”宝成冷不丁一脚踹去，踹了晓书一个跟斗。燕红扑向晓书，扶起了他。晓书按着屁股龇牙咧嘴的。

燕红急喊：“臭流氓！”宝成不搭理他们，扛起油毡就要走，没走出几步，忽然一块大砖头从他脑袋一侧飞过，在他面前的墙上摔个粉碎。

宝成一哆嗦，惊恐地回头，只见生子手里还举着一块大砖头，脸色铁青如凶神恶煞。

“放下！”生子喝道，“我喊一二三，你给我放下，要不我让你脑袋开花！”

晓书也拣起一块砖头，狐假虎威地诈唬着：“一！”

“生子，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丫干吗呢？”宝成还想糊弄，生子早一声“二！”

“你等等，生子我知道你混，可为卷破油毡，你小子至于跟我玩命么？”宝成想说什么，看到生子红了眼，终于放下了油毡，示意手下也一起放下。“非得！算你狠！我怕你了。”宝成没好气地说。“滚！”生子依然举着砖头。“你小子行，你小子真行。生子你给我记着，咱后会有期。”宝成骂骂咧咧地带着人走了。生子才扔了砖头。

燕红松了一口气：“生子哥，刚才把我吓的。你那俩眼，通红通红的，就跟

要玩命似的。”

“丫刚才敢拿走油毡，我真得跟丫玩命。”生子的一身霸气让燕红佩服无比。“走着！”生子扛起了油毡。晓书和燕红也紧紧跟上。

一阵狂风过后，倾盆大雨便从天而降。空地上，人们到处乱跑，找躲雨的地方。有人把脸盆顶在了头上，几个人躲在了一片雨衣下，狼狈极了。米老师和杨师傅等人也是把块破塑料布扯来扯去，遮不住身体。

生子、晓书、燕红扛着油毡跑回来。可是油毡在支架上摊开了，立刻被风掀起。杨师傅指挥几个年轻人按住油毡的四个角，可是大雨瓢泼，油毡滑手，而且风实在太大，油毡被一次次地掀起。棚子在风中摇摇晃晃，眼看要趴架。

原来躲在塑料布下面的米老师犹豫了一下，也冲到雨中帮忙。唐老头也坐不住了，扑了过去，抱住了当立柱的木方子。

雨中，米老师帮杨师傅揪着油毡一角。

米老师说：“你搭的这破架子，立楞歪斜的，用的这竿也太细。”

“粗的我哪儿找去？生子，那儿还有几根竹竿，赶紧往上绑，加固！”杨师傅说着招呼晓菊，晓菊把竹竿递给了生子，生子身子一歪，晓菊扶住了他。生子说：“姐，你快回去！这儿没你的事。”晓菊抹去脸上的雨水说：“生子，快绑吧！”风雨更大了，一次次掀动油毡，一块油毡裂开了。

米老师对杨师傅说：“这干法不行！油毡脆，固定油毡得加条子。一会儿风就把油毡掀了，从力学上说，你这架子搭得就不对，北高南低忒兜风。”

“只能凑合着，眼前先别让大伙儿挨淋是真的。您不懂装懂别裹乱了。”杨师傅不高兴。米老师讽刺道：“你虽然是工人阶级，可你没盖过房，我那两年跟干校垒过猪圈，还给劳改队修过牛棚，你这棚子不出三天就得塌……”

拌嘴归拌嘴，风雨中，大家最终还是七手八脚地把棚子搭了起来。众人落汤鸡似的进了棚。唐老头还搂着立柱。

米老师把他叫了进去。晓菊给大家递毛巾。杨师傅拧着衣服上的雨水，接过毛巾，递给了米老师：“米老师，今儿您辛苦了，擦擦吧！”

米老师接过毛巾擦头发：“我不辛苦，还是您辛苦。”

“我没您辛苦，您动了那么多脑子，说了那么多扯臊话。”杨师傅嘿嘿一笑。

米老师说：“老杨，你少挖苦我。”

两人拌嘴的当口，生子光着脊背过来了，晓菊给他擦着后背。

生子道：“雨停了，姐，一会儿就干了。”生子背上胳膊上都是红道子。晓菊有点心疼地说：“瞧你这身上刮的，也不留点神。”



“不碍的。奶奶，您要是冷就把被子裹上吧。”生子把被子捂在了奶奶身上。

秦奶奶笑笑，忽然说：“生子，要不，咱剩下那两卷油毡你给刘奶奶送去吧，刘奶奶家里没人，她棚子背不住还没盖上呢，你就帮着老太太……”

“得嘞！”生子扛起油毡，“晓书，走着！”晓书已经坐下了。他累坏了，一咬牙爬起来，跟了出去。

“生子，等等我！我也去！”燕红跟了出去。

三

时间流走，天渐渐黑了，雨还在下着，空地上搭起的形形色色的地震棚中已经亮起点点烛光。四合院居民的棚子里，大家聚在一起喝着刚熬好的粥。桌子上点着蜡烛。米老师喝着粥，嚼起一块压缩饼干说道：“滋润，也别说，政府发的这压缩饼干有点嚼头儿，真不难吃。”

唐老头没喝粥，端着碗发着呆。杨师傅问：“唐先生，您这儿琢磨什么呢？”唐老头叹息说：“我这儿琢磨的是，咱老邻居上次一块吃饭是什么时候。”

杨师傅也叹了口气：“真是的，打‘文革’一开始，咱们就没一桌上吃过饭。”

米老师咽了一口饼干插话说：“我差点成了现行，老唐是资本家，您这工人阶级就是想和我们一块吃饭，您也不敢呀。”

秦奶奶感叹：“落了灾是坏事，倒也是好事，这不，咱又跟早先那会儿似的，又成一家子了。”

“是啊，早先那会儿，老太太您，还有唐大爷的老伴唐奶奶，都跟孩子们的亲奶奶似的。燕平、晓菊、晓书、生子、燕红，这几个孩子吃了您的吃唐奶奶的，成天在您二老身边转。”杨师傅提起了话头，晓书、生子和燕红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那时候奶奶您老剋我们，说我们几个小嘎犊的忒淘气。”晓书有点难为情地说。“我们几个最爱吃唐奶奶包的茴香大包子了。”生子说起来还舔舔嘴唇。“前一阵儿我哥写信还说呢，特想喝秦奶奶熬的腊八粥。”燕红很是真诚。米老师放下了饭碗，抹了抹嘴接话：“说到过去，我得说，我也没少跟这些孩子们身上费心，他们几个哪个不是我给启蒙的？我做的地理棋还记着吧？”

杨师傅说：“我都记着呢，棋盘是一幅中国地图，棋子沿着铁道线蹦。”

晓菊笑道：“您是当老师的，教我们那点知识还不是应该的。”米老师眉毛一抬表示否定：“我这当老师的可不白给，连年是先进，当年我跟讲台上，不说是意气风发、风流倜傥，也算是敬业乐群、勤勤恳恳了，可冷不丁的因为一句错

话，课就不让讲了，在干校当了两年老农，又给发配到总务科修理桌椅板凳去了。这就叫——昨日桃李满树开，锣鼓一打戏转台。多情总被无情晒，龙蛇犬鼠一起埋。”

晓书说：“爸，说着说着您怎么又牢骚上了？”

杨师傅不明白诗的意思。唐老头苦笑，听明白了但没言语。

晓书说：“我爸把自己称为龙蛇也太自大了。”

生子说：“晓书，你听明白你爸的诗了？”

晓书说：“这就是打油歪诗，浅显得很。”

生子佩服道：“晓书，你就是聪明。”

“他是聪明，可惜眼镜度数越来越深了。”燕红说得大家都笑了。这时候杨大妈回来了：“你们还没睡？”

米老师打趣道：“您不回来没人敢睡。”

“既然都没睡正好，咱就开个会，说说抗灾的有关事项。”杨大妈此语一出，唐老头立刻正襟端坐。米老师皱了眉头：“这大晚上的，有什么事项不能明天再说？”

“抗灾的事比天大，不能耽误。”杨大妈喝了口水，清清已经嘶哑的喉咙道。“天灾发生后，光今儿这一天，北京就抓捕了几十名借机盗窃国家财产的坏分子。上边精神也下来了，要求咱大灾当前，警惕阶级敌人借机捣乱破坏。更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散布对党不满、动摇人心的言论，要把这事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明白了！现在是非常时期，当年斯大林……”米老师话没说完，杨大妈咆哮道：“别跟这儿扯闲篇，给我严肃点！”

她的咆哮让众人一惊。米老师咕哝说：“又吃错药了。”

“我吃错药了？我看是有人在闹灾时候绷不住了。”杨大妈眼睛瞪得滚圆，“今儿早上在群众里就胡说八道上了，散布什么天灾人祸的话，天灾就天灾，人祸指的是什么？革命群众不是傻子，别以为别人听不出来，这种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就是典型的现行反革命言论！”说着她一指米和唐：“老实交代，这话是谁说的？”

众邻居都傻了，唐老头吓坏了，米老师也慌了：“谁说这话了？你们都谁听见了？你问我们俩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没说。”

唐老头也用力摇头：“我、我也没说。”

杨大妈冷笑：“装得倒是匀和，我告你们，今儿早上这话不光我听见了，广



大邻居都听见了，看在邻居份上，我劝你们聪明点，等被人揭发了你们就惨了。”

米老师还要装傻辩解，杨大妈眼看要发作，杨师傅连忙劝解：“我看你是听岔了，再说当时那么乱，那么多人跟那儿乱嚷嚷，说话的人多了。”

杨大妈又冷笑：“我听岔了？我耳朵没毛病，跟街道干了小10年了，咱这片谁能说出这话来我最清楚。就咱这片，除了你和唐老头，别人说不出这种话来。”

唐老头哆嗦上了。米老师急道：“你这是诬陷！”

“我不诬陷好人，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抵赖是没有用的，唐老头！”唐老头立刻站了起来点头哈腰：“我有罪，我有罪！”

米老师怒了：“你倒是说什么了，你就有罪。”

杨大妈对唐老头安抚道：“你倒是比他识时务，看来这话是你说的。”

唐老头急了，冒出一脑袋虚汗：“杨大主任，您、您看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我向毛主席保证，这话绝对不是我说的，如果是我说的，我愿意、愿意被革命群众打翻在地再踩上一万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既然不是你说的，你当时可就跟老米身边呢，你告我实话，是不是他说的？”杨大妈想让唐老头指证，可是唐老头说自己耳背没听清。杨大妈怒了：“你们这叫狼狈为奸、互相包庇，我告你们，不用上纲上线，你们这言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扰乱人心破坏抗灾，打你们一个现行的也不为过，到时候把你们俩一块抓起来，看你们说不说。”

晓菊急得跳了起来，挡在爸爸前头道：“你干吗老跟我爸过不去？这话是我说的，你抓我吧。”晓书也急着说那话是自己说的。这下子，生子、燕红都慌了，燕红拉起杨大妈：“妈！您干吗呀！”

晓菊嚷嚷着：“还讲理不讲理？老欺负人就不行！”

杨大妈推开了燕红，瞪向晓菊：“我告你米晓菊，这地方没你说话的份，你同学都下乡了，就你跟城里泡病号，成天游手好闲花枝招展逛来逛去，你这是破坏国家上山下乡政策，我没撵走你都是对你客气了。”

“我回不回山西你管得着吗？还欺负我头上来了，我不吃你那一套！”晓菊毫不嘴软，杨大妈气红了脸：“嘿，我告你米晓菊，我是居委会主任，这事我正管，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你。”

“老婆子，你拉倒吧，越来越过了。”杨师傅忍不住拉起杨大妈，燕红也上前解围，杨大妈推开了他们：“一边去！今儿我把话搁这儿，这事没完，我倒要看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等我向上级反映了，你到时候不窜稀都是好样的。”

“姓杨的！你、你欺人太甚！”米老师窜了起来，“你听清了，那话就是我米伯苓说的，跟我孩子没关系，有本事你就抓我吧。”

“老米你不能承认呀，这是要命的事呀！”唐老头急得瘫在了地上，生子忙扑上去扶起，这时候秦奶奶一拍桌子：“都住嘴！别吵吵了！”

众人愣住，不敢出声。秦奶奶哆嗦着说：“这算什么事呀？以前你们吵，你们打，我管不了，可眼前受了这么大灾，大伙儿都落魄到棚子里来了，你们还窝里斗。他杨大妈，说句不好听的，你这主任还是我退了以后把你提起来的，你看我老面上，看在咱老邻居一块住了十好几年的份上，甭管这话谁说的，这事今儿咱不提了，成吗？”

杨大妈不肯让步：“秦奶奶，我不是不给您面子，可这话不是我一人听见了，别人给汇报了怎么办？”

“别人汇报我管不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就不愿意咱院这些老邻居成天窝里斗，让街坊四邻看着，让孩子们看着，你就不觉着寒碜吗？”

秦奶奶德高望重，说话句句在理，杨大妈悻悻的，想说什么没说，扭头要走。杨师傅不安地问：“你干吗去？”

“今儿晚上值夜班。”杨大妈不满地答应着走出去。米老师越想越气，忍不住骂道：“这娘们儿欺人太甚！这些年她揭发我好几回了，把整治我当政绩了。我老婆走得早，我一人拉扯俩孩子我容易么？我都落魄成这样了还不放过我。”

晓菊已经冷静了，劝说道：“爸，算了，以后您管住自个的嘴就行了。”

米老师给了自己一个嘴巴：“我也真他妈欠揍，又让她逮着拐子了。”

燕红和杨师傅很是尴尬，燕红担心杨大妈去举报，秦奶奶说：“应该不会，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但是米老师的气一时半会儿消不下去，好好的一顿难得的晚饭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直到夜深，地震棚里的人们都入睡了，米老师躺在床板上还在生气，对唐老头抱怨：“岂有此理！跟她当邻居，我上辈子作什么孽了。”

唐老头说：“还生气呐？”

“我倒想不生气呢，我肝儿疼，揉了半天都不管用。”米老师边说边揉着自己的肚子。

唐老头同情地告诫：“老弟听我一句劝，以后在长人面前只能说短话，平时你对杨主任恭敬点就好了。”

米老师怒了：“我凭什么恭敬她？要文化没文化，要德性没德性，都骑我脖子上拉屎了。”说着转向杨师傅：“你这当丈夫的也忒窝囊，就由着你老婆胡作